

# 說郛卷第九十三

國老談苑

宋王君玉

吳門  
陸氏

太祖嘗語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

開寶中御廐新調御馬成進太祖御宣正殿親閱時太宗尹天府亟召之既至俾自殿陛乘之太宗固辭以人臣之禮不可上勉之不從其懇已而目送之且語左右曰令公真他日太平天子也

太祖以范質寢疾數幸其家其後慮煩在朝大臣止令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知太祖卽令翰林司送果子牀褥簀酒器凡十二副以賜之復幸其第因謂質曰卿爲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奏曰臣向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致非力不及也猥蒙厚賜有涉近名望陛下察

之尋薨開寶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言如范質眞宰相也嗟悼久之

太祖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旣罷著乘醉喧嘩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卽趨近屏風掩袂慟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慟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况一書生雖哭世宗何能爲也

太祖曰周世宗征淮南太祖總軍政然分部之制稟于世宗時宣祖不豫是役當淮將皇甫暉之敵也宣祖憚之密請移軍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上翼日銜戚奪志以圖報效挺身死戰血濡袍袖旣而擒暉淮南平上功居第一王業肇定矣向若徇私移軍世宗有命則得禍無類又安能建不拔之基以延祀于萬世者乎

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十五萬衆陣于清流山下士卒恐懼太祖令曰明日午當破敵人心遂安翌日正午太祖果臨陣親斬僞

驍將皇甫暉以覆其衆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而應之既平鳴鐘因爲定制趙時進滁州午鐘記

太祖嘗暑月納涼于後苑召翰林學士竇儀草詔處分邊事儀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卽退立閤門使督趣儀曰官家方取便未敢進閤門使怒而奏之太祖自視而微笑遽索御衣而後召入未及宣詔意儀奏曰陛下新卽大位四方瞻望宜以禮示天下臣卽不才不足動聖顧臣恐賢傑之徒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自後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

太祖將親征李鈞詔留後呂餘慶趙普于京師普因私謁太宗于朱邸且曰普托迹諸侯十五年今偶雲龍變家爲國賊勢方盛萬乘蒙塵是臣子效命之日幸望啓奏此誠願軍前自效太宗卽以聞太祖笑曰趙普豈勝甲冑乎因謂太宗曰是行也朕勝則不言萬一不利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別作一家計度及凱旋第賞宰

臣擬官太祖曰普有從朕伐叛之勲宜當加等于是授侍郎樞密使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也朕用此猶常愧之

太宗嘗冬月命撤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赴煖哉

太宗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久之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太宗志遵勤儉每居內服濯浣之衣或有穿者則命緹補以進

太宗退朝每以經籍自娛所閱之策以帕裹小黃門持之巡行殿

禦必以爲從藥糊之須率皆副焉又以柏爲界尺長數寸謂之隔筆簡每御製或飛宸翰則用以鎮所臨之紙

真宗初卽位暇日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諛諂之路彰爲誥命施之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于雕纖之言豈足軫慮思較輕重于瑣瑣之儒哉願棄末務大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之深矣

真宗在朱邸時諸王競營假山堯王山成合宴以賞真宗預焉酒方洽王指謂侍讀姚坦曰是山崇麗乎坦曰聚血耳何山之謂也昔年夏侯嶠爲苑丘令田賦充而遷首督刑之血日沃于庭此山之工實倍彼賦非聚血而何上不懌而輟宴還第乃去山爲壁寫儒行篇他日對而命宴坦叩頭謝曰非英賢何能及此太宗聞之意有屬焉

真宗在東宮一日太宗敕令學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業功

龍學卷九 三  
侂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跡誠于祕妙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歸焉豈一照之心哉謹願已之太宗大喜顧謂之曰他日之英主也

仁宗在儲宮真宗慎擇宮僚皆難其人魯宗道時作正言慷慨敢諫忽一日便坐召對真宗曰太子天下之本當得正人輔之今以付卿其悉心導吾子宗道退讓敦獎遣之翌日除右諭德

仁宗既卽位每朝退多習翰墨一日學書適遇江陵王欽若奏章上達因飛白大書王欽若三字既罷左右取之呈于太后是時欽若有再命相之議太后遂令中使合其字緘爲湯藥馳驛以賜欽若卽口宣召之欽若至闕下故寂無知者

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

姓其

令方聚邑客蒲

博勿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卽位令因部吏犯贓數百正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之官贓狀狼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

監部財物有罪止贓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欲防奸朕立法殺二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卽可若付有司臣不可署敕遂貸其命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奉詔今刑統中強率斂入已並同枉法者是也質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范質在中書急于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于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侍御史柴自牧右補闕裴英同謁質于中書質語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常歷州縣乎自牧對以數任職事次問英英唐相贇之後以門第自負乃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質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慚懼而退明日質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

趙普在中書每奏牘事有違戾太祖意者固請之于上或拂之于

地普緩拾之振塵以獻有及再三者理遂而已

曹彬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覈度食且戒左右是將進御當嚴衛之泊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親者備禮以嫁之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書畫無珠金寸錦之附

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賂遺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于方鎮由質絕之爲輔相居第止十一間門屋卑隘周太祖常令世宗詣質時爲親王車馬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卽下馬步入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爲治第

周世宗嘗欲以寶儀陶穀並命爲宰相以問范質質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太祖又欲令儀參知政事趙普憚其剛嚴奏以薛居正代之終不入中書亦其命也

雷德驤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讞非次請對時太祖放鷲禽于後苑



見德驤奏曰陛下以放禽爲急以刑獄爲常臣切未諭上怒舉持玉鉞撞之二齒墜地德驤拾而結于帶中上謂曰汝等訴我耶德驤曰臣安敢訴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從而悔厚賜以遣之

竇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度有望于時搢紳許以廟廊之器儀因以公台自許急于大用乃設方略以經營之爲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欲期恩寵以致相位當時洛人苦之又嘗奉詔按筠州獄希世宗旨煅煉成罪枉陷數人士君子以此少之

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賫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對袖其表而示之且曰朕自臨大寶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儆戒于朕興嘆久之命優其贈典

寇準再入中書魏野貽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

未幾南遷嘗誦此詩句

崔遵度爲太子諡德性方正清素尤精于琴嘗著琴箋以天地自然有十二聲徽非因數也范仲淹嘗問琴理于遵度對曰清淨和順而遠琴書是也

李遵勗楊億劉筠常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命畫工各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

陳省華以大卿居家其子堯叟參樞密堯咨掌制誥每退朝端服夾侍遇賓至則導茗酪焉

張詠爲兵部尙書臨終上疏言丁謂奸邪用之亂國願斬之以謝天下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于河外章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訴于宰輔旦徐曰瑣微之帛固因卽至奈何彰國弱于四方居數日外貢并集受帛四百萬蓋

且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眞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上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由是不常開焉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泊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無答者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歸徑趨書閣闔扉以自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嘗以蝗旱憂愧辭位俄而疾發不食眞宗命內饗饋肉糜宸翰緘器以賜日常三四旦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坐台司今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幾而絕家

人輩皆欲從其言惟婿蘇耆力排而止之

寇準鎮大名府北使路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蟪蛄詢其名類忠懿命自蟪蛄至螻蛄凡羅列十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田錫知制誥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上殿因訪民間利病錫上言曰陛下苟令三班奉職上殿言事未審設呂蒙正以下何用乃罷之

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既宴薦瓜主客舉謂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歲季夏此味方盛故知其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既宴主客問涉曰南朝食肉何故不去

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蠶故肉不去皮

楊億在翰林丁謂參知政事億列賀焉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  
尙哉未幾辭親逃歸陽翟別墅

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爲  
一條冰

馮拯姬媵頗衆多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絡自持爲遺或未允所  
售出入懷之有及三四夕

魯宗道爲正言言事違忤真宗稍忘之宗道一日自訟于上前曰  
臣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數而忘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  
俾臣負素飡之辱矣臣竊愧之謹願罷去上喜其忠慤勉而遣之  
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曰君臣千載  
遇易簡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

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從學者幾百人由此比召

寇準有飲量每飲賓席嘗闔扉輟驂以留之未嘗點燈雖溷廁馬廄必用燭炬

陳恕長于心計任鹽鐵使釐革宿弊大興利益太宗深器之嘗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李宗諤爲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真宗常語侍臣曰臣僚家法當如宗諤

李遵勗爲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爲文于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禮刻石爲記未幾億卒

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上難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黃兼餌蘆朮以反之未幾髭髮皓白

查道以勤儉率己爲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

下飭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眞宗一日問櫝食原于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旣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大官每具兩擔櫝以一賜之始此也

魯宗道爲參政以忠鯁自任常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坐執不回或議少有異則廷諍不已然終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也

天聖初朝廷清明賞罰必信時王欽若王曾張知白魯宗道皆以忠義許國家故風采聳動雖姚宋佐唐蕭曹輔漢無以方此數君子者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詞皆溢美綸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常戒慎修省以答天意眞宗覽而嘉之張詠鎮杭州有訴者曰某家素多藏某二歲而父母死有甲氏贅

于某家父將死手券以與之曰吾家之財七分當主于甲三分吾子得之某既成立甲氏執遺券以析予數論于官咸是其遺言而見抑詠嗟賞之謂曰爾父大能微彼券則爲爾患在乳臭中矣遽命反其券而歸其貲

賀蘭歸真有奇志異術隱居嵩山景德中真宗朝陵因訪異人左右以歸真聞乃召對問曰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歸真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之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于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櫬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祥符中猶然

晁氏客語

宋晁說之

字以道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與叔云古之學者純意于德行而無意于功名今之學者有意于功名而未純于德行至其下則又



爲利而學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

人臣事君當以王陵爲正

學者有益須是日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地齊量天地未嘗老而人自老觀今人之自老又不及古人其所以殘生傷性固不一且以人事之節論之古人十五成童二十弱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今人未成童已冠未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爲自老

魯平公欲見孟子而不命駕之所之及臧倉請而後命是平公恐嬖人之惑而不得見孟子未有所爲觀其意已賢矣或謂其無斷